

针灸经络

“五刺”的临床应用

北京中医学院针灸系 姜 辉 君



姜辉君副教授近影

刺法是针灸临床取得疗效的主要环节之一。“五刺”是《灵枢·官针》篇记述的五种针刺方法，该篇刺法大体分为三类，五刺即其中的一类。《官针》篇说：“凡刺有五，以应五脏。”五刺根据不同的疾病部

位，按人体组织浅深的不同，从表到里分别为皮、脉、肉、筋、骨五个层次，这五种组织与肺、心、脾、肝、肾五脏应合，故又名“五脏刺”。余在临床上常用“五刺”法治疗，但具体应用时还需结合病理关系和个人差异而灵活变化。兹分述如下，以求正于同道。

刺法和案例

一、半刺

原文：“半刺者，浅内而疾发针，无针伤肉，如拔毛状，以取皮气，此肺之应也。”此种刺法，刺浅而快速进针，约针半分，不能深刺，以防伤及肌肉，适用于肌表浅层和与肺脏有关的疾患，尤适用于气弱久病畏针的患者。

例一：马××，女，42岁，职员，1980年10月14日初诊。患者于1980年6月12日骑车摔伤，当时意识不清，昏迷半小时，头部有血肿，经××医院诊为轻度脑震荡。现诊形体羸弱，精神不振，恶心，记忆力减退，反应迟钝，头晕不思纳谷，仅能进稀食，不能咽干饭，睡眠差，苔薄白，脉弦细而沉，血压112/

80毫米汞柱。证属气阴不足，外伤戕其元神之府，其病已历百余日，久病体虚，拟益心脾肾，调养真阴，和上窍以宣清阳。取四神聪、头维、神庭、神门、三阴交、太溪，用半刺法，浅刺勿伤其气。10次后头晕减，恶心已少，并能吃炒菜，继去头维加安眠、丝竹空、大陵，仍用半刺法，既浅又轻，共30次。1981年1月18日来诊诉，仅于累时偶有头晕。

例二：杨××，女，28岁，工人，1980年10月12日因面瘫就诊。患者由于胆怯畏针，予以半刺法轻刺，经治疗20次，面瘫恢复正常。同年11月中旬因平素性急易惊，多汗唇麻，两手抖颤，肢端发凉，眠中梦多，舌红苔少，脉弦细滑数，仍要求针刺治疗。辨证为气血亏弱，营卫不和，络脉之风初愈，当调心神而理肝脾。取背部脏俞加期门、神门、三阴交、四神聪，亦用半刺法，隔日施术一次。至12月16日，共针刺10次，心胆气怯、抖颤诸症悉愈。半年后来诊，偶有头沉而已。

二、豹文刺

原文：“豹文刺者，左右前后针之，中脉为故，以取经络之血者，此心之应也。”此种刺法，部位较大，刺中络脉，使之出血，类似梅花针的点刺重叩法，或三棱针的多点丛刺法，刺后所留痕迹，斑斑似豹纹，因名“豹文刺”。其主要作用是宣泄血络壅郁之邪，适用于局部麻木不仁、红肿热痛等病。施术时注意防止感染。

例三：刘××，男，62岁，工人，1980年7月25日初诊。患者感觉左腿股外侧麻木已五个月，有高血压史。两年前左半身轻度不遂，兼感麻木，针药已愈。现左上肢尚感偏弱，

下肢活动无甚困难,眠纳二便正常,血压 160/100 毫米汞柱,脉弦滑数,苔白滑腻,此属营卫失调,风邪在络,郁滞肌表,宜通调经脉,活血舒络。取环跳、风市、阳陵泉、委中、昆仑、太冲,并用梅花针叩打左腿股外侧局部,初见小效,继而麻木如前。因思患者左半身曾患不遂和麻木,此久病在络,血络瘀滞,乃于麻木处点状重叩出血为度,留痕似若豹文。3 次后麻木渐减,继用上穴,并仍以前法重叩出血 5 次,左腿股外侧感觉舒适,又 5 次麻木消失。

三、合谷刺

原文:“合谷刺者,左右鸡足,针于分肉之间,以取肌痹,此脾之应也。”此种刺法,达于肌肉之间,刺得较深,然后提到浅层,再向左右(或上下)各斜刺一针,成“个”字或竹叶形。合谷之意,乃指“肉之大会处”而言,并非指合谷穴。其主要作用是缓解肌肉间拘紧痹沉之患,适用于深部肌肉局限性痹痛,对肌炎、肌肉风湿、肌肉痉挛、强硬一类的疾患较好。

例四:焦××,女,52岁,工人,1980年10月23日由内科以中风转来针灸科。患者曾患头痛,血压高达 230/130 毫米汞柱,服降压药后,降至 200/110 毫米汞柱。诊见右侧半身不能动弹,张口舌不能伸出齿唇,语言蹇涩,两目微闭,血压 180/120 毫米汞柱,苔腻质红暗。此乃肝阳偏亢,气阴早衰,继而脉道偏阻,痰热互结于窍络,治宜舒通脉道,疏利清窍。乃取曲池、足三里、廉泉、通里及偏瘫诸穴,廉泉穴用“合谷刺”法(类同“多向刺”)。针后舌略可伸,能哼单音,但不明朗。隔日施术一次,廉泉穴以前法针刺。于 11 月 3 日即可伸舌呀语,两目能睁,至 17 日已能吐一二字音,伸舌亦随之进步。治疗至 12 月 22 日约两个月共 20 余次,除能吐清二三字外,偏瘫亦略见好转。

四:关刺

原文:“关刺者,直刺左右筋上,以取筋痹、慎无出血,此肝之应也。”此种刺法,多用于四肢关节部,肌肉的尽端,多连关节,经云

“筋会于节”,因名“关刺”。刺时要在筋的左右并刺,不可伤及血管出血,防其耗损营气,有舒利肌肉、缓解挛急之效,适用于肌腱、腱鞘及关节附近组织的疾病。

例五:权××,男,59岁,干部,1980年8月12日初诊。患者两足蹠趾关节处疼痛3年,前2年年发一次,1979年后发作频繁。两足第一蹠趾关节局部外观肤色滞暗,有压痛,走路跛行,牵引两足内侧疼痛,曾在××医院等查尿及摄片,均诊为“痛风”,常有反复,并有颈、腰椎骨质增生,颈腰部疼痛,右肋肋间痛无定处。查肝(一),纳佳,大便调和,睡眠可,尿量不多,舌质较暗,脉沉略涩。证为沉寒阻结,气血瘀滞。宜取痛踰,通利局所。取太冲、太溪、公孙、大都、三阴交,用关刺结合输刺法,并在局部用梅花针叩刺,每周3次。两周后双足第一蹠趾关节处皮肤色泽转变,压痛减轻,走路亦感便利。

五、输刺

原文:“输刺者,直入直出,深内之至骨,以取骨痹,此肾之应也。”此种刺法,比关刺深,直刺达骨,可缓解骨及骨间深部疾患压迫所引起的疼痛、麻木、痿痹等证,适用于骨刺、软骨炎等。

例六:张××,女,53岁,干部,1980年10月9日初诊。患者腰痛已五年。平素不断疼痛,经常发作加重,曾在某职工医院用考的松、中药、理疗并扎针,仅可稍缓疼痛。摄片示脊柱变形、增生、滑脱、退变性肥大。昨天发作又重,举步甚感困难,不能自己上床,腰不敢屈,外观可见腰椎突起,脊柱呈S形弯曲,苔薄白,脉弦,大便稀溏,小溲可,睡尚好,纳谷差。证系骨质病变已久,又加劳累,客寒外侵,以致宿疾剧发。权为解痛,重点治标。取夹脊腰1~5椎、肾俞、大肠俞,用输刺结合关刺法。针6次疼痛渐轻,弯腰稍见灵活。又针6次,能上床接受施术,大便亦转正常。先后共针15次,腰部动作灵活。越四个月来诊称:近几天腰又有些疼,左足掌及右手掌局部疼痛。再予针治5次,仍用输刺结合关刺

手法。手足及腰部疼痛均消失,其他诸症,亦大为好转。

六、其它输刺法

《官针》篇“九变刺”和“十二节刺”两类的刺法中,均有输刺的记载。“九变刺”的原文是:“输刺者 刺诸经荣俞脏俞也。”这是属于取穴的范畴,即取经脉在肘膝以下的荣穴和俞穴,以及背部的五脏俞穴,它与该节记载的“远道刺”、上病下取的“刺腑俞”正相应合。临床用之均很广泛,不属针刺手法(从略)。“十二节刺”中记载的“输刺”,原文是:“输刺者,直入直出,稀发针而深之,以治气盛而热者也。”与五刺之“输刺”,同为深刺,同为直入直出,但不同的是治“气盛而热”,宜于肌肉丰厚可以深刺的部位,常用于阳盛的热证、实证。爰引2例于后:

例七:刘××,男,41岁,干部,1980年10月13日就诊。自诉左足跗上疼痛已2天。前几天两腿被雨淋湿后即出现上症,左膝外伤性关节炎10多年,无阴易发,今左膝亦痛,左足跗上较热,触之疼痛,走路前足掌不敢踏地,以跟跛行,苔薄腻微黄,脉滑而数,眠因疼扰,妨于安卧。查血白细胞16200/立方毫米,中性70%,淋巴26%,大单核4%。此系雨淋湿伤,留滞经脉,郁结化热而致,急宜泄热止痛。取足三里、阳陵泉、三阴交、昆仑、太溪、公孙、京骨、八风,予以输刺法,深刺稀发针(缓慢出针),以治“气盛而热”。针后次日痛减热消,复查血白细胞11100/立方毫米,中性72%,淋巴28%,按前法再针。15日来诊,足能踏实慢走,触之已不疼痛,又查血白细胞8200/立方毫米,中性64%,淋巴32%,嗜酸性4%。共治疗3次而完全恢复了正常。

例八:朱××,男,74岁,工人,1980年10月3日诊。患者原病三叉神经痛,经针刺后一直未大发作。今因嘴疼颊肿已四天来诊,视右颊隆起如小枣大,查口腔颊内下齿龈壅肿、嫩红、苔黄、脉弦数。此乃阳明郁热,肉腐成脓,症属牙痛之疾,即以三棱针刺破排

脓。取合谷、曲池、内庭均用泻热的输刺法,缓慢起针,不按针孔,不闭其穴,并以冰硼散外用。次日脓去肿消疼减,取穴同前,仍予输刺方法,进行针刺治疗。5日来诊肿痛完全消除而愈。

结 语

《灵枢·官针》篇所载的三类26种刺法,总结了汉以前的针刺方法,可以看出在针灸学科方面,不仅有比较完整的理论,而且在具体操作上也留有丰富的规律可循。唐宋对刺法的发挥较少,从金元到明代,由简单逐渐发展为综合运用,形成多绪易乱,似不若《内经》记载简要朴实。

“五刺”法的临床应用广泛,不仅适用于一般常见病,即较为疑难之久病,亦能起到缓解症状,恢复功能之效,如例五患了3年痛风,经刺后疼痛减轻,步行功能恢复,局部病理性瘀血改善;例六患5年腰痛,平素绵绵不断,不时加重,甚至剧烈发作,脊柱突起变形、增生、滑脱、退变性肥大,用输刺结合关刺,虽未见其器质性病变有明显的改变,但能消除症状,恢复了活动功能。对气虚体弱的患者,如例一脑震荡后遗症,例二心虚胆怯,多汗手颤,运用了半刺法,均获得理想的疗效。又如例三股外侧麻木,初用梅花针疗效不能巩固,随后以“菀陈则除之”仿用豹文刺法,出血去其在络的瘀滞而麻木消除;例四用合谷刺法刺廉泉穴,使伸舌功能逐步好转,从而改善了发音吐字。另外,泻热的输刺法,其消炎镇痛作用,颇为显著,使牙痛迅速痊愈;使足跗急性炎症消除,较有现代医学意义的例七经两次输刺后,使白细胞由16200/立方毫米下降至正常。综上所述,主要在于辨证恰当、选穴灵活、针刺循法、运用适时而收到了预期之效果。

为了做好古为今用,推陈出新,提高针灸学的理论和技术水平,进一步努力发掘祖国医学遗产,对历代质朴的针刺各种手法,从发掘中实践,在实践中发扬,不揣浅陋,以冀抛砖引玉耳。